



莊子口義棧航卷七

外篇
雜篇

田子方
庚桑楚

知北遊

口 13
841
8



18
841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七

小野 壹校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
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莊子卷七 田子方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
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
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
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
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
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入之意也消釋

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
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
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
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
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
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
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為之學也陋於知
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
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動容周旋中禮也孟子盡心下篇云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矩有法度也龍虎成六章也大人虎變是也易革

五卦九五大人虎變未嘗有孚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

而深也崔駰達旨辭曰交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

悟使入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
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自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瞳直自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

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自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風俗通云：堯遊於康衢，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

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孟子盡心下篇云：聖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曰：俎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中庸云：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者，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

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
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
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為有肆貨馬
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壁防有鵲
唐有壁中有一首鵲註云廟中唐肆今之過路亭
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未劍
之意也呂氏春秋云楚人劍自舟中墜水遽契其
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
不亦惑乎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
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
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

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
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
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
既知奔逸絕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
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
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
所謂悟後依舊碧巖第五云須是大徹大是故
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木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
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
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

吾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
久。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
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
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音義熱乃牒反不勳

見賢遍反辟必亦反卷不開也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鬢髮也。

離騷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

池腋之阿熱然，凝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

也。掘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

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者，無物

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焉。

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

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人問世篇若能入遊

其樊。天地篇願先生之言其風也。此言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

蕭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
謂道易係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
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穀
傳莊公三年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故曰交通成和紀
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者網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
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
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
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
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

蛤禮記月令云季秋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
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
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
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
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
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
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斂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

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至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

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為道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七
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汜，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

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永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蟻，蠓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綏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
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
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
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
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
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
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也。左傳：閔公二十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佩之金玦，狐突歎曰：玦取
金，寒玦離，註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

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
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
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
入於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
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儻儻猶瀟漫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

與衆史相揖而略不往也。槃礴箕踞之狀。羸即

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

竹東坡十一見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詩云。與可

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與杜詩曰神閑志

定始一掃王介甫虎圖行曰想當盤礴欲畫時

功與造化論錙銖云云亦近此意。

父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

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顛乘駁馬。而備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佗。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備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

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同

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音義云臧地名。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群言不立朋

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訟卦六三食舊德負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同務與眾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黷即度也。外國之黷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間。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說命下云自河徂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夫夫刻石之事見于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愚按大明人張登雲莊子郭象註之補引希逸此註但文

鑑作文選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
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
置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
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
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
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
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

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在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連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篇神能守。則雖上闢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自恂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

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監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久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

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德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入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久已愈有

楚主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別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德充符篇云魯趾踵見仲尼仲尼曰云云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

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

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音義云。閔。苦。允。反。符。符。文。反。又音紛。又符紛反。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

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屈

者偃然如槁木之枝也田子方篇此書猖狂字便與

道遙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

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辨出許多說話

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關梨也燈傳

錄十六。樂普安傳云。樂普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關梨。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樂普又作洛浦。大惠普說並五燈

會元皆同。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

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

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大惠普說第三云。達磨說一箇方便道。我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韻府云要覽達磨不立文字者恐執文滯相也不言之教即維摩

不二法門也文選頭陀寺碑註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應

以言致也德不可至殊曰善哉善哉無有文字言語道不可致不可

為有迹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

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

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

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肢體此為道之日損者

也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

吾之時田子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

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

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

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為者也太

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佗人則曰

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也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

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羨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

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
 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
 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
 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二程全書十四
 明道遺書三云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
 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
 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
 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
 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
 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關時
 隨之而入非假此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
 氣以助真元也
 食易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
 廬王弼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碩
 而不見食也君子居之則為民剝者復之萌也
 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

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
 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
 紀也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
 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
 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
 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
 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
 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
 奇又化為臭腐矣且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
 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

別故曰聖人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
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
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
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
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
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
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
所利大矣哉易乾卦文言云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
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
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駢拇篇云鳧短鶴長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翻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論語子罕篇子在川

夫。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前赤壁賦云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也。道遙篇沉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

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
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
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
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
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
者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

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大惠普

云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

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

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

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元第七

云瑞岩師參禪師尋居丹丘瑞岩坐磐石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孟子告子篇云孔子曰操則存

謂與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

續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
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
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
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
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
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晦晦若忽無
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
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
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
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
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
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

圓覺所謂今者安身當在何處此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

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皆歸於水煖氣歸於火動轉歸風四大合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体和合為相實同幻化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摺擊而知夫道窅然

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

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疏淪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摺擊屏去之也

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

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

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

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入者也形可見者

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

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金

經云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云云圓覺經亦同皆原於此

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此語未考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

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大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圓覺經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齊物

論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價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價此其道與中國有入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聰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音義云暗音蔭又音闇聽於界反又於感反一音意一音他感反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為己能而
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以知惠者造物也。故
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
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
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中庸運量萬物而不匱
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
免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
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至而我應之。則為萬
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追而後動。刻意篇
應追而後動。不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

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
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
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
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暗醜氣
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疝。為贅。
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
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
貶剥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後漢
傳二十。襄楷上。桓帝書曰。天神遺以好女。浮屠
曰。此但革囊盛血。註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
於佛。佛曰。此是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
革囊盛穢血耳。

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蔽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音義云：蔽，力果反。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蕪。易音義：馬云：果，桃李之屬。蔽，瓜瓠之屬。

果蔽物之至微者也。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

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易繫辭上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乏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孟子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而生也，伸也。來也。

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繫辭下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大毀，隨其天葬。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哀愚惑也。毀

藏寫之物也。袞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

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袞而隨其袞矣。墮落

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

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

真宅之意也。前漢書列傳六十七：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曰：千載之後，棺槨朽腐，遇得歸土，就其真宅。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

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

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此所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十層話。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孟子離婁下篇云。深造之以道。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

下邪曰在穠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尾壁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尾際熾然常說傳燈錄二十八南陽慧忠國師傳云僧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又云僧問如即此意也期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豨者以足躡豨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

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太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其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論汝若無固必之心則
其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德充符篇云
而不失於允。註云。和。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
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官忘已見而
無固必之意也。周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
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間皆形
容無為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
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
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有所

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
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
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闕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
其所窮極矣。彷徨徜徉也。馮闕虛曠也。大知至
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
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
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
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

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在宥篇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際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矜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矜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拿堦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音義云麥處野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曝然**放杖之聲也**天知**

訑反曝音彩

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子在則有啓發予之太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余姓也。桐名也。因乎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况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

經等數譬喻

法華經譬喻品云。彼諸菩薩無量及非佛智力。無邊不可思議等數譬喻。所不能

及非佛智力。無能知者。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篇內之語。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爲此言亦未爲知道也。

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

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

上著如是兩字也。金剛經如是。是我聞。一時。佛在云云。又法華經同。道之

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以

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

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

乃能物物也。在宥篇。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

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

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

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

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

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圓覺經云。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為不動。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為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玉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撰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撰鉤。

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鈎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鈎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鈎無察。即前所謂唯蝟翼之知也。連生用心專一於鈎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

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未有天地之間。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

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為物。則不得為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

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章氏之

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則為內化。與物相劓。與接為構。及與物相語。而見役於內。則為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

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劓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鑿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鑿。故曰相鑿以稀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囿圍宮室者。謂其以此為窠臼也。不

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為無不為。老子經不物乃物物之意。在者篇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音義云齊才細反又如字

凡人遊於山林阜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為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

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去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其言先言空寂無物無事無人無日無夜無去無來無不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
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
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
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
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案子曰泉子問異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
分明之意擊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
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灑有異於人也
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
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
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
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
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
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
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
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
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覲破是也燈傳
錄第八南泉一日到莊莊主預備油糗迎奉師
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入知何得排難如此主
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不釋然於老
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覲見
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覲

鱮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麋狐
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
之魚陽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
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
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
將安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
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
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爲盜日中宄阮吾語汝大亂
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
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鱮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壑狐雖小可以主
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
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
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
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
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陽流蕩也此
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

者也

老子經。長生。又藏身不厭深眇。欲遐世而視之道云云。

藏身不厭深眇。欲遐世而

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

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

民必爭。以智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

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坏墻也

日中穴牆。即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越。覺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

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

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

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鷄

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

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

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莊子卷七
託葉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欲所聞，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鼠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為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為謙言，非果

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曾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咒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述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曾中正闢也傳燈錄二十九父益頌欲免心中闢但知看古教忘

吾吞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吞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為愚矣朱專也朱愚猶

顛蒙也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天降生民民倥侗顛蒙也衆註倥侗無知也顛蒙頑愚也司馬光

云顛與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為我身之累此意

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五燈會元第五藥山

之室便問三乘十一二分教某甲粗知葦間南方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味明了伏望和尚慈悲

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大慧普說第三其言

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

汝肩睫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

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

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

之人也。惛惛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鞮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孰。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

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鞮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况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噉，不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侗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中至誠之道，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大慧書曰：大休歇地，或休去，歇去，云云。書中多休歇字。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

孟子離婁下篇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嗁哭也。嗔喉也。嗔聲乾也。赤子
嗁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視屈不
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
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
德性也。目視而不瞶。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
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瞶與瞬同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
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
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
經已。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
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
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倏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
有。惡有人災也。

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
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

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臨濟錄云。隨所作主。立處皆真。○大惠普說上云。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更有甚麼事。冰釋凍解。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語。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

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語。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循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莊子卷七
庚子卷七

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宙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宙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中庸：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

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莊子 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

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易坤卦文言。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入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

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孟子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換也。耻

性善論第七
卷之七
五十二

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爲
 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史記子貢
傳業已成○僧寶傳清涼便是此業字如此之
傳兩已止業已成行云云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
 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所畏則
 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
 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中庸
 獨行即慎獨也以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

鬼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盡心所謂
 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
 券外求在外者也券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爲
 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
 有輝光也孟子盡心篇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
 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
 跋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
 人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

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入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憐于志。鎡錡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憐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鎡錡。故曰兵莫憐于志。鎡錡為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

郭象註云。夫志之所攬。焦火凝水。○疏云。心此得喪喜怒。怒戰於胸中。其寒凝水。其熱焦火。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

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為德。為德則能神能天。

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

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大惠普說第三師云：一任鬼窟

裏作活計即此是也。無是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

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

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

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

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

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

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傳燈錄第八

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

公滕而化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

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

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

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

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

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不仁章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

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實故曰有所出

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

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

皆是也故曰宇即為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

下察也中庸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

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入也生死出入皆

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

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

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易繫辭云。易以真

密藏于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

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

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

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

即寓形宇內之意。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以死爲反。言

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

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

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莊子翼註：陳碧虛云：昭景甲雖異姓，甲氏謂第族崇高者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也。要之，不離乎楚都，如死生雖異，皆出於冲氣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

文字妙處

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音義云：賦於咸反。

賦，厲也。金底黑也。亦死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氣也。知北遊篇。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齊物論篇。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

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久皆不當言。言之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臠者之有臠胾可散而不可散也。

音義云臠音毗臠古來反

臠祭也。臠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相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臠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

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果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
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
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
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實
本也。因吾一己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
之節度故曰因以為已實使人以為已節惟其
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
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
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

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
通也。蜩與鸞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
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
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
之文。

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驤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躐踏其足
則必以放傲自貴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躐

弟之足則姬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
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
則併與姬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
禮有不入謂禮之至者無入己之分忘其揖遜
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
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
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
為質也辟音屏除也踰足之喻為下面禮義智
仁信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音義云勃本又作恃必妹反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
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
者言六者能綱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
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
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
之六害則曾中不為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

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眈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

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眈。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眈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孟子離婁下篇云禹之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論齊物於忘我

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知北遊篇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

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

人乎。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罟之不能

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

乎天者盡天道也假乎人能自晦於人也假音

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

之摠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

走能啼能齒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

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

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

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

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雀適罟罟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也介者接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

也音義云移射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

而啼唯南子云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楊葉百步

射之百發百中楚恭王獵見百猿遠避箭

王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即此意也。以天下為
矯矧未發，乃抱樹而號。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舉
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
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
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
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侈捨去之
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
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舂之
人也。史記賈誼傳傳說胥靡令註胥相也。靡隨
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刑法志云。
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註彼為罪人不愛其身
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

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着之喻。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易復卦云：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反復謂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

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為己，而無為入之心，則

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

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

此可知不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

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天味
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道遙遊篇
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如是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

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莊子齋口義棧航卷之七

文獻內為文辭精奧

聖人之意。此為文章。其異於內篇者曰。不為
 事而無心。惟為聖人之意。故曰。不為事而無心。其
 則不覺曰。而於此。其意不覺。其法無心之。其
 其心。其法不全矣。其法不全矣。其法不全矣。其法不全矣。
 其法不全矣。其法不全矣。其法不全矣。其法不全矣。

